

# 俳句在中文世界的影响

## ——以俳句的中译为中心（之一，摘译）

吴卫峰（2020年3月发表）

### [前言]

在对岸的台湾，1980年代末戒严令解除后，俳句热潮开始了。中文俳句的创作和日本俳句的翻译同时进行着，但最著名的翻译是学者郑清茂（1933~）和诗人陈黎的翻译（1954~）。前者是4-6-4定型的文学翻译，后者是个性独特的现代三行诗翻译。

对于素来关注包括和歌在内的日本古典诗歌中译文体的笔者而言，我觉得陈黎以现代诗人之笔所作的现代语译本，相当具有研究价值。因此，仍在发展中的此一考察，虽似乎更适以“书评”形式为之，但我将之定位为我研究“俳句在中文世界的影响”之一环，且将其与其他译者之译作进行比较、讨论。

### [三]

在芭蕉诗作翻译中，陈黎与张芬龄夫妇的合译（以下简称“陈译”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也许因为他已经通过英语翻译了帕斯、特朗斯特罗默和辛波斯卡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诗歌，而他本人又是一位现代诗人，所以他自然与其他译者不同。

陈译《松尾芭蕉俳句300》是一部非定型的现代三行诗译本。让我来举个例子：

亡母白发如秋霜——  
捧在我手，  
化作热泪……  
（手に取らば消えん涙ぞ熱き秋の霜）

这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翻译，他似乎常借用标点符号来表达言外之意，或求猎取某种诗的趣味。

我们也可看到，陈译注重芭蕉俳句中“通感、联觉”（synesthesia）的大量使用。试举一例：

海暗了，  
鸥鸟的叫声  
微白  
（海暮れて鴨の声ほのかに白し）

单看这个翻译，可能会以为只是直译，但从下面的译诗里即可看到其显示出的创意：

樱花浓灿如云，  
一瓣瓣的钟声，  
传自上野或者浅草？  
(花の雲鐘は上野か浅草か)

这首俳句的原文并通感、联觉之句。然而，中译使用了“一瓣瓣”这个计数花的词来作为钟声的数词。应该称之为“刻意的误译”，但这个词的使用混杂了视觉和听觉，产生了联觉效应。另一个例子：

鹤鸣声厉——  
划破  
芭蕉叶……  
(鶴鳴くやその声に芭蕉破れるべし)

在原文中，芭蕉叶确然是被鹤鸣声撕破的，但由于用的是不及物动词“破れる”（破、撕破），就表示并非以“鹤鸣”为“破れる”此一动作的明确主词。译文使用中文“划破”，意为“用锋利之器物打破”，并以鹤鸣声作为主词。它更像是一种“强喻/曲意用词”（catachresis），而不是一种联觉。

“刻意的误译”可以说是诗人本领的发挥，虽然略减了对原文的忠实度，但因为增强了对日常词语的异化感，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诗意世界。

#### [四]

在陈译中可以看到其他几个创造性的翻译。《奥之细道》中的一首名句被译如下。

艸艸艸艸艸艸艸艸  
兵兵兵兵兵兵兵兵丘： 梦  
艸艸艸艸艸艸艸艸  
(夏草や兵どもが夢の跡)

这个“翻译”让人想起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（Guillaume Apollinaire, 1880-1918）的《图象诗集》（*Calligramme*）。夹于第一行与第三行的“艸”（草原）间的第二行汉字，如果你从上到下看，会读出在激烈战斗中倒下的武士，他们的灵魂在泥土下化为梦想者之意涵。

再看另一例：

君乃蝶，  
我乃庄子的  
梦工厂  
(君や蝶我や莊子が夢心)

读者熟悉的套语“梦心”被易为“梦工厂”，已经陈滥的文学语词“庄周梦蝶”重新焕发出现代感与新鲜感。底下这首据说是芭蕉辞世之句，也对“梦”重新做了加工：

羁旅病缠：  
梦如黑胶片，回旋  
于枯叶唱盘  
(旅に病んで夢は枯野をかけ廻る)

此诗的中译将梦比作唱片，将枯萎的田野比作唱盘，整形易容，以奇特的现代诗手法叠置“梦回旋于枯野”与“黑胶片回旋于唱盘”此二意象。

### [结语]

俳句翻译的难度比和歌翻译要大，因为它更简洁。林林的中译和郑清茂的中译在具体方法上有别，但都是不错的正统派翻译，为中国读者理解俳句提供了很有用的引导。

单从中译完成度来看，林林的译本并未依循日文原诗形式，译诗完成度颇高，容易让读者欣赏，可以理解三十多年来它被当作名译来读的原因。郑清茂的中译完成度亦高，作为对原文忠实而准确的译本，可当作是一本让读者能同时理解俳句内容和形式的“教科书”译本。

另一方面，陈黎夫妇的翻译，与其说是忠实的解释，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在原文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诗意世界的实验。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不同的是，今天的中国读者已读惯文言文译的和歌与俳句。陈黎式翻译之所以成为可能，是因为他是一位在台湾的成熟的中文现代诗人。打破既有的概念，以现代中文置换之，将日本古典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区分开，用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刷亮它，这是对俳句美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认识和体验。

这样的翻译永远不会成为理解俳句的标准教科书。可以推测，翻译中经常出现的“刻意的误译”或“误译”，应该很难被日本古典文学专家所接受。然而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，它呈现出一种在文学作品的流通与传播中诞生的“重新阅读”与转化模式。就此意义而言，此种翻译将是研究世界文学的好材料。